



作品集

第二辑

Dongtian Jixing

洞天极刑

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……

神秘+惊险+离奇

怪异的事件铺天盖地来了……

版权所有

翻印必究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洞天;极刑/卫斯理著.

-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2.12

(卫斯理作品集,第2辑)

ISBN 7-80128-390-2

I. ①洞... ②极...

II. 卫...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8905 号

京图字:01—2003—1180 号

本作品(《卫斯理科幻系列》)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
独家授权中国言实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。版权所有,违者必究。

责任编辑/詹红旗

责任校对/毛家华

封面设计/嘉 雯

策 划/嘉 雯

装帧设计/嘉 雯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<http://www.zgyschs.com>

电话:64924716 64924761

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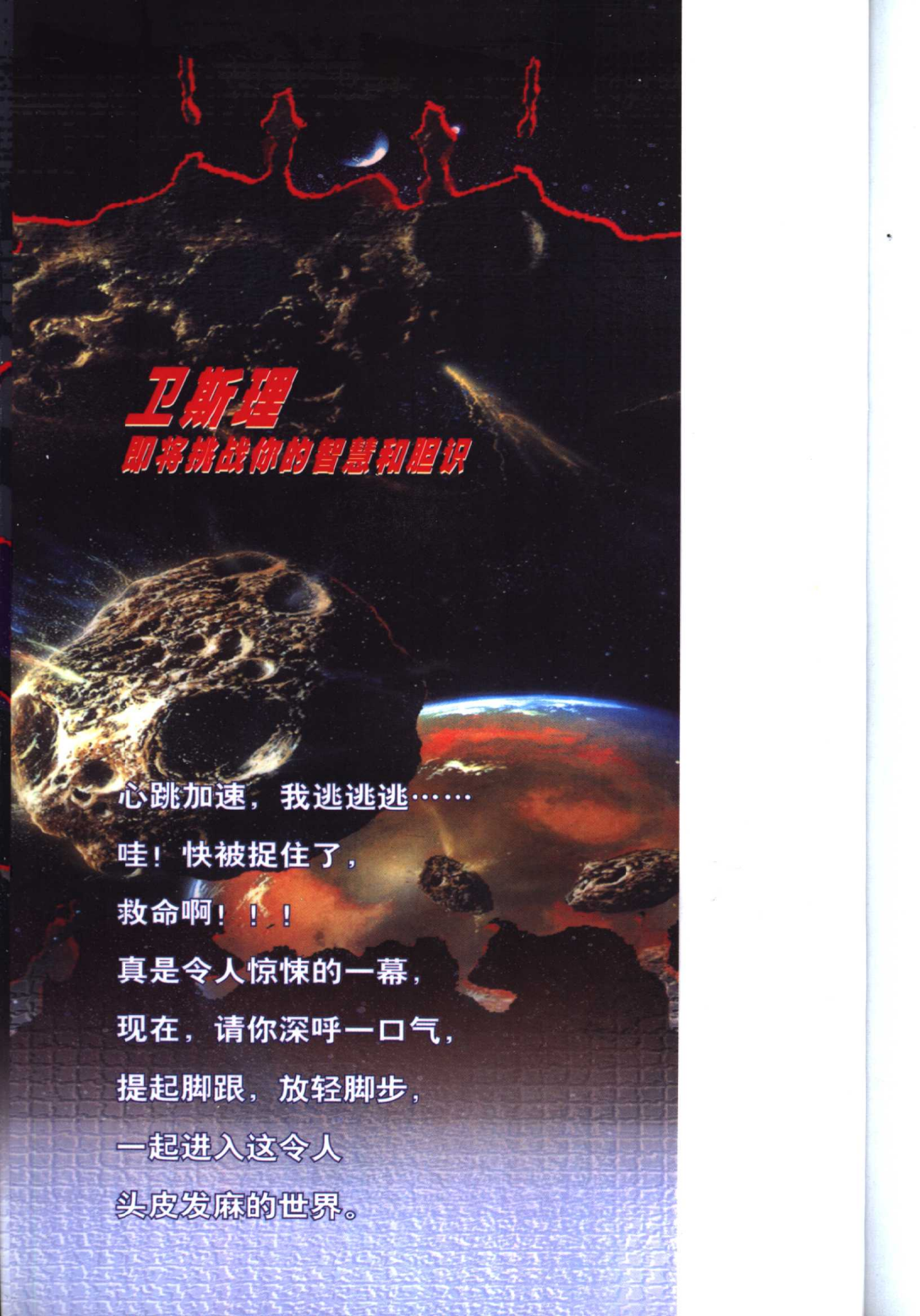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80×1168 毫米 32 开 160 印张 4200 千字

2002 年 12 月第一版 200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23 元(全 19 册)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

卫斯理

即将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

心跳加速，我逃逃逃……

哇！快被捉住了，

救命啊！！

真是令人惊悚的一幕，

现在，请你深呼一口气，

提起脚跟，放轻脚步，

一起进入这令人

头皮发麻的世界。



作品集

第一辑

人
花奇火人云门光船洪图律厦声空亮年睛锁险找爱神
石底血
钻地妖蓝蜂奇透沉地地规大古原红新眼连探寻

神素灭归壳变谜猫磁神具理人藏相墓运神探险散
之白毁之
林与回贝狐室老魔瘟玩卫斯种二迷真盗命猴探飞
丛理菌密
卫斯真
真空
少年
魂

第二辑

者使
罪天客药地套子灵女统双无乐变备天书魂点
犯黑暗死无间火幻白失
大黑访不无圈影搜烈血变黑迷尸后洞天招茫

手数人手惑谋码物梦星座太阳方星记照刑友誓宝
杀离阴杀怪寻星太秘巨头
宙劫支错蛊杀密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
宇
自
幽
快天

第一部 攀山家的奇遇

客厅灯光柔和,这个客厅的陈设,可以分为三大类:许多大垫子、各种各样的酒瓶和酒具、书。所有的垫子、酒、书,全杂乱无章地堆叠着,在客厅中的人,也都杂乱无章地坐在垫子上、挨在垫子上,或躺在垫子上。每一个人的手中都有酒。各种各样的酒的香味,蒸发出来,形成一股异样的醉香。

这个客厅的主人好酒,他常常说:到我这里来的人如果对酒精敏感,根本不能喝酒,那么,空气中的酒香,也可以令得他昏过去。

这个客厅的主人叫布平。

布平这个名字,会使人误会他是西方人。他是中国云南省人,姓布,单名平。云南省是中国最少数民族聚居的一个地区,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名称,只有专家才能说得上来。所有布平的朋友,都不知道他究竟是哪一个民族,但是他自己坚称是汉人,并且说,他的祖先,是为了逃避蒙古人的南侵,所以才一直向南逃,终于逃到了云南,才定居下来的。

这一类的传说,中国历史上太多,谁也不会去深究,布平喜欢自认是汉人,也不会有什么人去考据他真正的家世。他所有朋友,都称他为“客厅的主人”,因为他整个住所,就是那一个客厅,根本没有睡房,朋友喜欢留宿在他家,就可以睡在那些垫子之上,而他自己,也一样。

布平的职业相当冷门,但是讲出来,人人不会陌生:布平是一个攀山家。



我第一次知道他是以攀山为职业，相当讶异，不知道一个人如何靠攀山来维持生活。但后来知道像布平那样，攀山成了专家，可以生活得极其写意。

在瑞士、法国、意大利几个阿尔卑斯山附近的国家中，布平担任着总数达到 23 个攀山运动爱好者的团体的顾问和教练，他又是瑞士攀山训练学校的教授。有什么重大的攀山行动，几乎一半以上，都要求他参加作为向导，这些职务，都使他可以得到相当巨额的报酬。

我第一次见到他，他正在对一个看来十分体面的大亨型人物大发脾气：“我是攀山家，不是爬山家。攀，不是爬！我打你一拳，你就知道什么是爬。我攀山，只攀山，而不攀丘陵，什么叫作山，让我告诉你，上面根本没有树木，只有岩石的才是山，树木苍翠的那种丘陵，是给人游玩的，不是供人攀登的！”

那大亨型人物，被他教训得眼睛乱眨，下不了台，但是他却理也不理对方，自顾自昂然而去。我很欣赏他那种对自己职业的认真和执着。

当时，我走过去，先自我介绍了一下：“那么，照你的意见，中国的五岳，都不能算是山？”

布平“呵呵”地笑了起来：“那是骚人墨客观赏风景找寻灵感的所在，而我是攀山家。”

我耸了耸肩：“攀山家，也有目的？”

当时我的话才一说出口，就知道自己问得实在太蠢了，而他果然也立时照我一问出口就想到的答案回答：“当然有，攀山家的目的，就是攀上山去。”

他讲了之后，哈哈大笑起来，我也跟着大笑。我们就此认识。

我们两人，都在世界各地乱跑，很少固定一个时期在一个地方，见面的机会不是很多。我得知他的消息行踪，大都是在运动杂志上，他则靠朋友的叙述，知道我的动态。因为见面的机会少，所以当他约我到他的“客厅”去，我欣然赴约。

“客厅”中来客十分多，我没有细数，但至少超过二十个，看起

来,各色人等都有,甚至有当中头发剃精光的奇装异服者,还有一个穿长衫的、看来道貌岸然的老先生,不伦不类之极。

我到得迟,进客厅时,布平正在放言高论,看到我进来,向我扬了扬手。没有人是我认识的,我也乐得清静,不去打扰他的发言,自顾自弄了一杯好酒,找了两只柔软的垫子,叠起来,倚着垫子,在一大堆书前,坐了下来,顺手拿起一本书来,翻阅着。

我一面翻着书,一面听着布平讲话,听了几分钟,我就知道不会有兴趣,因为他正在向客人讲述他攀登圣母峰的经过。

圣母峰就是珠穆朗玛峰,是世界第一高峰,也是所有攀山家所要攀登的第一愿望。所以,每一个攀登过圣母峰的人,都不厌其烦地写上一篇“登山记”,再加上各种纪录片,使得攀登圣母峰变得再无新奇神秘可言。

布平虽然是攀山专家,也变不出第二个圣母峰来,所以听他讲述攀山过程,十分乏味。而恰巧我顺手拿来的那本书,内容叙述一些罕有昆虫,我反倒大有兴趣,所以后来根本对布平的讲话不留意,只是听到他的语声不断。

然后,是他突如其来的提高声音的一句问话:“你的意见怎样?”

我仍然没有在意,还在看书,布平的声音更高:“卫斯理,你的意见怎样?”

我这才知道,原来他是在问我。我转过头去,发现所有的人,都在望着我,我伸了一个懒腰:“很对不起,布平,我没有听你在讲什么。”

布平呆了一呆,看来样子有点恼怒,他的体型并不是很高大,可是人却扎实得像一尊石像。他浑身上下,找不出一点多余的脂肪,肤色深褐,脸相当长,浓眉、高鼻,那时他恼怒得像一个小孩。

他挥着手:“唉,你什么时候才学会仔细听人讲话?”

我不甘示弱:“那得看那个人在讲什么,攀登圣母峰的经过听得太多了。”

布平还没有回答,有一个人尖声叫了起来:“天,你根本没有





听，布平讲他在桑伯奇喇嘛庙里的奇遇。”

我对于动不动就大惊小怪的人，十分讨厌。我连看也懒得向声音传过来的方向去看一眼。故意张大了口，大声打了一个呵欠，放下了手中的书，站了起来：“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，我先走了。”

那晚聚集在布平客厅中的那些人，我来看上去，觉得不是很顺眼，所以不想再逗留下去。谁知我的话一出口，布平的反应全然出乎我的意料。

他先是陡地一呆，然后，突然跳了起来，挥着手，有点神经质地叫了起来：“听着，大家都离去，我要静静地和卫斯理谈一谈。”

一时之间，虽然大家都静了下来，可是却并没有人挪动身子，只是望着他。

他声音更大：“听到没有，下逐客令了。”

我觉得极度不好意思，忙道：“那又何必，有什么事须要谈，改天也可以。”

布平挥着手：“不！不！一定要现在。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更不客气地把身前两个坐在垫子上的人，一手一个，拉了起来：不但下了逐客令，而且付诸行动。

这令我感到十分突兀，布平自己常说，一个攀山家，必须极其镇定，要和进行复杂手术的外科医生一样，稍微不能控制自己，就会发生生命危险，甚至比外科医生更糟——外科医生出了错，死的是别人，而攀山家出了错，死的是自己。

虽然现在他并不是在攀山，但是他的行动，无疑大违常态。

不单是我看出了这一点，不少人都发觉事情不对头，几个胆小的连声说“再见”，夺门而出，有几个人过来，强作镇定地和我握手，讲着客套话：“原来你就是卫斯理先生。”

为了使气氛轻松些，我道：“是啊，请看仔细些，标准的地球人，不是四只眼睛八只脚。”

可是我的话，却并未能使气氛轻松，有一个人说了一句：“布先生有要紧话对你说，一定又是十分古怪的事，可惜我们没耳福。”

布平又怒吼了起来：“快走。”



主人的态度这样，客人自然无法久留，不到三分钟，人人溜之大吉，客厅中只剩下我和布平。我望着他，缓缓摇着头：“你今晚的表现很怪，刚才你还在高谈阔论，他们全是你最好的听众。”

布平愤然道：“好个屁，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，他们之中没有人回答出来。”

他在这样说的时侯，望定了我，我心中不禁打了一个突，他问了一个问题，人家回答不出来，他就要凶狠地把人家赶走。

而他也问过我，我因为根本没有注意，所以也没有回答，看起来，他还会再问，要是我也答不上来，他是不是也会赶我走呢？

反正他是不是赶我走，我都不在乎，所以我躺了下来，双手交叉，放在脑后：“好，轮到我了把。”

布平显得有点焦躁，用力踢开了两个大垫子，又抓起一瓶酒来，口对着瓶口，我听到了“咕嘟”、“咕嘟”两下响，显然他连吞了两大口酒。

然后，他用手背抹着嘴，问：“你看这只瓶子是什么样子的？”

我呆了一呆，这算是什么问题？我道：“就是一只瓶子的样子。”

布平向我走来，站在我的身前：“一只瓶子，或者是别的东西，当我们看着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看到的样子，对不对？”

我盯着他，一点反应也没有，我才不会为了这种蠢问题而去回答对或不对。

布平又问：“当我们不看着的时候，一只瓶子是什么样子，你说说看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，这个问题，倒真不容易回答。乍一听起来，那似乎是蠢问题，但仔细想一想，却然大有文章。

一只瓶子，当看着它的时候，是一只瓶子的样子。

但，当不看它的时候，它是什么样的呢？

当然，最正常的答案是：还是一只瓶子的样子。

但是，如何证明呢？偷偷去看还是看，用摄影机拍下来，看照片时也是看，不论用什么法子，你要知道一只瓶子的样子的惟一方法，就是去看它，那么，不看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无法知道。



我想到这个问题有点趣味，沉吟未答，布平又道：“或许可以回答，用身体的一部分去触摸，也可以知道瓶子的样子，但我不接受这样的诡辩，因为瓶子的样子，如果有细微的不同处，触摸不出来。你可以告诉我，当没有人看着它的时候，瓶子是什么样的？”

我挥着手：“我无法告诉你，因为没有人知道，不单是瓶子，任何东西，死的或活的，生物或矿物，没有人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都没有人知道。”

布平的神态显得十分高兴：“对！卫斯理，你与众不同！刚才我问他们，他们每一个人连脑筋都不肯动就回答：有人看和没有人看的时候，全是一样。哼！”

我道：“可能一样，可能不一样，总之是不知道。”

布平侧着头，把我的话想了一想，缓缓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我有点好奇：“何以你忽然想到了这样的问题？”

布平迟疑了一阵，口唇掀动着，想讲，但是又不知怎么讲才好。

我随即又发现，布平有意在逃避回答，他偏过头去，不和我的目光接触，接着，又坐了下来：“我最近一次攀圣母峰，并没有达到峰顶。”

他有意转变话题，我淡然一笑。

我并没有搭腔，用沉默来表示我不是太有兴趣。

他却自顾自道：“我只到了桑伯奇喇嘛庙。”

我仍然没有反应，心中在想，刚才已经有人提醒过我，他在讲他在那个喇嘛庙中的经历。

关于那座喇嘛庙，我所知也不多，只知道是建筑在尼泊尔，喜马拉雅山区，造在山上，庙的周围全是海拔超过七千公尺的高峰。我相信以布平攀喜马拉雅山各个山峰的经验而论，他决不是第一次到那个喇嘛庙。

布平坐了下来，又喝了一口酒：“我始终觉得，所有喇嘛庙，都充满了神秘气氛，他们的那种可以勘破生死的宗教观念，他们那种不和任何外界接触的生活方式，甚至庙中喇嘛的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，都使他们看来，与众不同。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：“是，尤其建造在深山中的喇嘛庙，这种气氛更甚，即使没有相同的信仰，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得到。”

布平得到了我同意的反应，十分兴奋地挥了一下手：“是。是。”

我仍然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，而他在连说了两声“是”之后，又半晌不出声，所以我只好等他讲下去。

布平停了至少有好几分钟，才又道：“你知道，我精通尼泊尔、西藏山区的语言，喇嘛的语言虽然自成一个系统，但是我也可以讲得通。”

我皱了皱眉，他说的是事实，我还曾跟他学习过一些特殊的山区语言。

布平的脸上现出十分怀疑的神情。当然是他的经历，有令他难以明白之处。

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我去过桑伯奇喇嘛庙好多次，也认识不少喇嘛，有许多喇嘛，关起门来修行，不见外人，我所能见到的，自然是一些修行较浅的，和他们也还算谈得来，这次我一到，就感到喇嘛庙中，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。”

布平说到这里，声音低沉，仿佛把遥远高山之中喇嘛庙的神秘气氛，带进了他的“客厅”之中。

那使得我不由自主，直了直身子。

布平继续叙述着，他一面叙述，一面喝着酒，我用心听着。

以下，就是布平在桑伯奇喇嘛庙的经历。

布平原来的目的，是带一个攀山队去攀登阿玛达布兰峰，天气十分好，难得的风和日丽，而这队攀山队又全是经验丰富的攀山家，他们要布平带队，只不过因为觉得能和布平这样的专家在一起，是一种殊荣。

所以，布平发现他在这次攀山行动中，起不了什么作用，他就和一个向导说了几句，在全队还在熟睡的一个清晨，离开了队伍。

布平没有目的，在崇山峻岭中，恣意欣赏大自然形成的伟景。直到他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十分接近桑伯奇喇嘛庙时，他才决定到庙里去，和相熟的喇嘛叙叙旧。



他从一条小路上去，沿途全是松树，幽静得出奇，来到了喇嘛庙前，庙檐上有几只小铜铃，因为风吹而摇动，发出清脆而绵远的“叮叮”声，听来令人悠然神往，大兴出世之想。

可是到了庙门之前，布平感到错愕：庙门紧闭着。他前几次来，庙门都打开着，他曾在庙中留宿，即使在晚上，庙门也不关。

布平先是推了推，没有推开，他不知道该如何才好，四周围这样静，应不应该用敲门声去破坏那种幽静？

布平考虑了相当久，仍然决定不敲门，一来怕破坏了幽静的环境，二来，他感到庙中可能有事，他一拍门，会惊动了庙中的喇嘛，大有可能从此变为不受欢迎的人物。

他沿着庙墙，向前走去，走出了没有多久，庙墙越来越矮，只是象征式的，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过去，他也这样做了。

他走前几步，来到了一个石板铺成的院子中，石板 and 石板之间的缝中，长满了短而茁壮的野草，开着美丽的小紫花。

院子的两旁，是两列房舍，平时，总有些喇嘛来往的，可是这时，却一个人也看不到。

布平犹豫起来：他自己进来，庙中又如此之静，是不是应该扬声发问？他犹豫不决之际，一扇门中，两个喇嘛走了出来，那两个喇嘛的步子十分急，才开始出来时，并没有看到布平，布平向他们迎了上去，他们才突然看到了他。

那是相当稔熟的庙中喇嘛，对方自然也认得他。可是，两人乍一看到布平，现出了极吃惊的神色，陡然震动，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

布平忙道：“是我，两位上师，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攀山者布平。”

喇嘛是西藏话的音译，意思是上师，那是对僧人的一种尊称。布平为人相当自负，但是在上师面前，一直很客气。

那两个喇嘛吁了一口气，其中一个道：“是你！才一看到你，真吓了一跳。”

布平疑惑道：“为什么？寺里不是经常有陌生人出现的吗？”

那两人互望了一眼,另一个道:“或许是近月来,寺里有点怪事——”当那人这样说的时侯,他身边的那个用肘碰了碰他,示意他不要说,但那个却不服气:“有什么关系,布平和我们那么熟,他见识又多,说不定他能够——”

那喇嘛讲到这里,停了下来,神情仍然相当疑惑,布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只好等着他讲下去,但是他却又转了话题:“请跟我们来,你先休息一下,看看是不是可以让你知道这件事。”

布平知道,庙里一定发生了什不寻常的事,是不是他能参与,眼前这两个人不能决定。庙中僧侣的等级分得十分清楚,他们必须去向更高级请示。

布平没有问究竟是什么事,他在两人的带领之下,到了一个小殿,佛像在长年累月的烟熏下,颜色暗沉,所有一切都暗沉沉的,再加上光线十分差,神秘的气氛把在小殿中的人,包得紧紧的。

布平觉得很不自在,他坐下没有多久,就有小喇嘛来奉茶待客,他坐了一会,未见有人来,就信步走出了小殿。可是他才一走出去,就被那个小喇嘛拦住了:“庙里有事,请不要乱走。”

布平只好站在小殿的檐下,这时,天色已渐渐黑了下来,庙宇的建筑,在暮色之中看起来,朦朦胧胧,远近的山影,像是薄纱,连同天空,罩向整个庙宇。

布平心想,难怪有人说这一带的庙宇,是全世界最神秘的地方,蕴藏着人类文明的另一面。在现代科学上,他们可能极落后,但是在精神的探索方面,他们无疑走在文明的最前端。但由于人类在精神方面的探索,一直蒙上神秘色彩,所以这里的环境,在心理上也给人以莫名的神秘感。

布平站了不多久,就听到有脚步声传来。庙中幽静,老远的脚步声,就可以听得到。不一会,暮色之中,出现了两个人影,正是布平刚才遇见的两个,他们来到了布平的身前,作了一个手势:“请跟我们来。”

布平渐渐感到事情一定相当严重,他来到了庙宇主要建筑物的后面,更是大吃了一惊。庙后是一片空地,空地后面,是一列小



殿。有五六十个喇嘛，席地而坐，面对着那列小殿，静悄悄地坐着。那么多人，可是静得连气息都听不到。在渐渐加浓的暮色之中，那五六十个人，像是没有生命一样。

布平缓缓吸了一口气，桑伯奇庙中，没有那么多僧人，至多二十个，其余的，多半全是外来的。

三个人都把脚步放得十分轻，但尽管轻，还是不免有声音。布平一脚踏在一片枯叶上，所发出来的声音，不但令他自己吓了一跳，而且也令得许多正在静坐的人向他望来，那使得布平十分狼狈。

到那列僧舍，最多不过三四十步，布平战战兢兢，在感觉上，比攀上一个险峰，更加困难。好不容易来到了，僧舍门半开，带他来的两人，侧着身，从门中走进去，布平也学着他们，不敢去推门，惟恐木头门发出声来，在如今这样的环境下，那声音一定是惊天动地。

进了门，是一个小小的院子，院子的正中，有一个木架子。架子上放着不少法器，有的是转轮，有的是杖，有的是念珠，有的是左旋的海螺，也有的看来像是人头骨，天色渐黑，不是十分看得真切。

布平以前没有进过这列僧舍，他知道那是庙中道行较高老喇嘛修行的地方，普通人根本不能进来，他这时能够进来，是一项崇高的礼遇，可能也由于庙中有不寻常事发生的缘故。

他由于常攀越喜马拉雅山的各峰，对于尼泊尔、西藏、印度的庙宇、教派的源流，相当熟悉。一看那个木架上的法器，可以认出，这些法器的使用者，是喇嘛教几个不同流派的高级上师。

即使是粗略地看了一眼，也可以看出喇嘛教的各派，几乎全在了。

有格鲁派、宁玛派、噶举派，甚至萨迦派。这些教派极少互通来往，现今一定是有着重大的事件，才使他们聚在一起。布平屏住了气息，他被引进了一间小房间中。外面已经够黑暗了，小房间之中，更是黑暗，也没有灯火。

过了一会，那两个人又带着一个人进来，根本无法看清那人是谁，只是进来时，从他的衣着上，看得出，也是一个喇嘛。

那人一进来,就用十分低的声音道:“布平,你恰好在这时闯了进来,当然是机缘,所以,几个大喇嘛一致同意,让你参加这件事。”

他一开口,布平就认出了他的声音,那是庙宇实际上的住持,恩吉喇嘛。在庙中,他的地位不是十分高,是外人所能见到的最高级,其余比他更高级的,都是宗教思想上、精神上的高级僧侣,根本只顾自己修行,绝不见外人。

布平吸了一口气,也放低了声音:“发生了什么事?”

恩吉道:“不知道,正在研究。我们庙里的三位上师,研究不出,所以又请了其他教派的上师,但还没有结果。刚才我知道你来了,向几位上师提了提你这个人,他们同意让你也来参加。”

布平有点受宠若惊:“要是各位上师都研究不出,我怎么办?”

恩吉摇头:“或许就是你懂,所以你会在这时候出现。”

布平对于这种充满了“机锋”的话,不擅应对,所以他没有说什么,恩吉又道:“不过几位上师都表示,这件事,你恰好来了,是有机缘,所以让你参与,但请你别对任何人提起,因为事情的本身,牵涉到了来自灵界的信息。”

布平听到这里,不禁大是紧张。

什么叫作“来自灵界的信息”?布平不甚了了,但那一定十分神秘,要不然,庙里所有的上师,不会那样紧张。

当时,布平十分诚恳地点着头:“好,我答应。”

恩吉吁了一口气:“请跟我来。”他说着,转身走向门口,布平跟在他的后面,才一推开门,就有一阵劲风吹来。

布平是一个攀山家,他知道山中的气候,风向变化,最不可测,一分钟之前,树叶连动都不动,一分钟之后的劲风,可以把树吹得连根拔起。

那阵劲风的来势十分劲疾,扑面而来,吹得坐在院子里的那些僧侣的僧袍,刷刷作响,那些僧侣在黑暗之中,仍然像没有生命一样地静坐。风引起了一阵阵古怪的声响,在山峰和山谷之间,激起了十分怪异的回响。

恩吉在门口停了一停,布平趁机问:“他们在院子里干什么?”





恩吉低声道：“他们，有的是我们庙里的，有的是跟了其他教派来的，都因为修为比较浅，所以只是在院子里静坐，希望可以有所领悟，几位上师，全在里面。”

他伸手向前指了指，那是一扇紧闭着的门，布平忍不住又问道：“所谓来自灵界的信息，究竟是什么？”

恩吉苦笑了一下：“要是知道就好了，你进去一看，或者会立即明白。唉，有时候，很简单的一件事，要是是一直向复杂的方向去想，反倒一点结果也没有，可是一个小孩子，一下子就能道出答案来。”

布平听得恩吉这样说，心中不禁有点啼笑皆非：原来人家只是把他当作有机缘的小孩子！

不过他没有生气，因为他知道，资格深的喇嘛，一生沉浸在各种各样的经典古籍之中，学问和智慧之高，超乎世人所能想像的地步，在他们眼中看来，所有人都像是小儿。

布平顿了一顿，又问：“灵界的信息……是来自灵界的人带来的？”

恩吉瞪了他一眼，皱着眉：“这是什么话，既然是灵界，怎么会有人？”

布平知道自己问了一个傻问题，所以不再说什么，冒着风，和恩吉一起来到了那扇门前。

门是木制的，由于年代久远的缘故，不免有些裂缝，从裂缝中，有一点光亮闪出来。

这时，外面的天色已经十分黑暗，风把云聚集，遮蔽了星月，所以简直是一片浓黑。在这样的浓黑之中，来自门缝中的一些光，看来也十分灵动。

恩吉在门口略停了一停，双手合十，接着，就伸手去推门，门无声无息被推开，布平就在恩吉的身后，劲风令门内的烛火，闪耀不停，一时之间，布平只能看到一些朦胧、摇动的光影，他忙跨进门去，反手将门关上。

摇动的烛光静止下来，门内是一间相当大的房间，静到了极点，所以自外面传来的风声，听来也格外宏亮震耳。不过看房间中

的情形，外面别说只是在起风，就算是大雪崩，只怕也不会引起房间里人的注意。

在四枝巨烛的烛光之下，一共有七个喇嘛在。其中三个端坐着，一个侧身而卧，以手托腮。另外两个，笔直地站着，这六个人一动也不动，只有一个，姿势比较怪异，半蹲着，双手在缓缓移动着，看不出是在做什么动作，他的手指，柔软得像是完全没有指骨，在不住蠕动，看起来怪诞莫名。

这个惟一有动作的，当然使布平第一个注意他，布平向他望过去，不禁吃了一惊，那喇嘛的年纪很老很老，满面全是重重叠叠的皱纹，牙齿显然全都掉了，所以口部形成了一个看起来相当可怕的凹痕，他睁大着眼睛，但是一看就可以知道，他是一个瞎子。

以前几次，曾听庙中的喇嘛说起过，桑伯奇庙中，资格最老、智慧最深的一位，从小就瞎了眼。这位喇嘛的智慧，远近知名，连活佛都要慕名来向他请教疑难，不过若不是有缘，想见他一面都难，远道而来的人，能够隔着门，听到他一两句指点，已经十分难得。

布平心想：眼前这个老瞎子，难道就是那个智慧超人的老喇嘛？



洞
天